

《东方少年》杂志社◎编

儿童文学巨匠欢聚一堂
集结曹文轩、张之路、毕淑敏、梅子涵、汤素兰、许廷旺等
三十五年经典回顾
让孩子心中开启一朵纯美的文学之花

成长吧，少年！（第二季）

芒原至

· 纯美文学 ·

东方少年
创刊35周年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

成长吧,少年!

【第二季】



荒原茅屋

《东方少年》杂志社◎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成长吧, 少年. 第二季 / 《东方少年》杂志社编.

— 北京: 九州出版社, 2016. 12

ISBN 978-7-5108-4960-2

I. ①成… II. ①东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作品综合集

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303153号

成长吧, 少年 第二季

作 者	《东方少年》杂志社 编
出版发行	九州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(100037)
发行电话	(010)68992190/3/5/6
网 址	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	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	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00毫米×940毫米 16开
印 张	84
字 数	1200千字
版 次	2017年1月第1版
印 次	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08-4960-2
定 价	120.00元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

序 言

你现在阅读的这套书，是我们为庆祝《东方少年》杂志创刊35周年而结集出版的。1982年5月，《东方少年》杂志创刊。35年中，我们刊发了一大批优秀儿童文学作家创作的经典之作。

一篇好的文学作品，就像一朵芬芳的小花，令人爽心悦目。在众多的美丽花朵中去选择最美的，确实是个难事。每朵花都有自己的姿态和香气，都有区别于他人的独特的可爱之处。更何况，在《东方少年》这个百花园里，盛开着无数的美丽鲜花。

《东方少年》杂志的35年，伴随着中国改革的步伐，伴随着儿童文学事业的巨大发展。我们的这些作品也无不打上了时代的烙印。但是，它们记录着国家和时代的步伐，记录了生活在中国的少年儿童的成长影像。在我们为选编这套作品集而重

新阅读这些优秀作品时，我们由衷地感觉到了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给予我们的文学、思想的清香和其久远的艺术魅力。

我们坚信，所有为《东方少年》写稿的作家们，都是和我们一样充满情怀的人。他们对《东方少年》给予了希望，他们曾经并永远和我们一起，陪伴着一代代小读者。

这些作品，只是我们35年所有作品中的极少的一部分。我们感谢这些被《东方少年》小读者喜欢的作品和他们的作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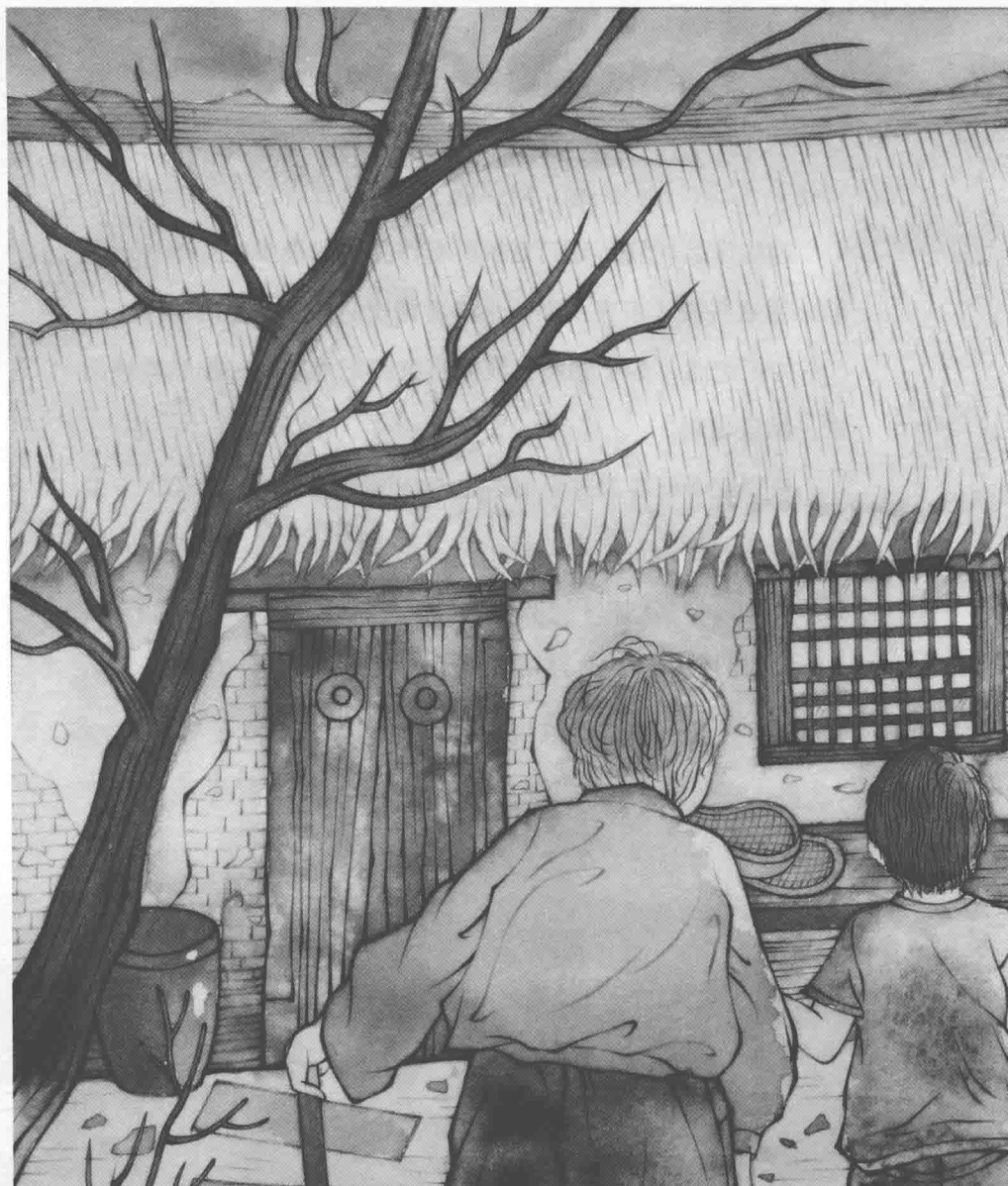
为了纪念，为了感谢，我们将继续把更多的好作品整理出来，结集出版。

希望读者们喜欢这套书，也希望读者们继续关注《东方少年》杂志，因为，未来的每一期《东方少年》杂志都在不断地有更多的好作品问世。

让我们继续前行，沐浴着文学的清香。

《东方少年》杂志社







远远地，
茅屋向荒原发出，
一个婴儿清脆的啼哭声，
大荒的眼泪纷纷洒落下来。
荒原的尽头，
正被霞光染红。
茅屋门口，站着爸爸。

孙聿西/图



目 录

Contents

荒原茅屋 曹文轩 · 001

城边有家小酒店 曹文轩 · 009

白云上的蓝纸船 明照 · 030

古塔里的家 马昇嘉 · 035

湖心岛上的风景 高巧林 · 044

我想有匹马 黄春华 · 057

秦大头的烟斗 郝周 · 068

真山 常新港 · 082

飞 翌平 · 095

红草莓 闫耀明 · 107

最接近天堂的地方 徐玲 · 119

湖、青蛙水晶坠儿 张秋生 · 135

你好，树先生 任军 · 143

走过雨季 李学斌 · 154

柳絮花开 许廷旺 · 170

林海红顶小木屋 许延风 · 183

彩云镇传奇 北董 · 192

遥远的城市 高巧林 · 205

荒原茅屋

▶▶▶ 文/曹文轩

荒原沉睡着。

妈妈轻轻呻吟着。

大荒侧卧在床角，把耳朵贴在墙上，静静地聆听着。

妈妈将给他生一个弟弟，还是一个妹妹呢？他既想要一个弟弟，又想要一个妹妹。弟弟也好，妹妹也好，他都要。荒原太大，荒原给他的是无尽的荒凉、寂寞和孤独。他渴望有一个弟弟或一个妹妹。

茅屋耸立在这片荒原的最高处。它是荒原的一个奇迹。因为，在肉眼所能看到的一个庞大的范围内，就再也没有另外一座茅屋了。它傲然挺立着，在荒原特有的穹隆下，在荒原特有的风暴里，在荒原特有的壮丽晨光和苍茫暮霭中。它不知在这荒原上耸立了多少个年头。用石头垒成的青色围墙，不少地方已经风化。覆盖的茅草也不知换了多少次，眼下，又已经薄薄的，但仍然还很结实地覆盖着。听爸爸说，这座茅屋是

爷爷的爷爷盖的。现在，他的子孙已散落在这片漫无边际的大荒原上的各个地方。凡在这片荒原上的人，都系一个家族。荒原因为他们，才有了绿色和灵性。

茅屋又将给荒原带来一个新的生命。

茅屋下方的斜坡上是一个大栅栏，但现在是空的——爸爸赶着他的马群到远方放牧去了。而那里山洪暴发，把爸爸阻隔在山那边，使 he 不能在妈妈生产前赶回这座茅屋。

大荒光着屁股从床上跳下来，从桌子上抱来那只粗陋的小木箱。那里面藏着两件很好的礼物，是大荒准备送给那个还未降生的弟弟或妹妹的。一件是小风车。那是大荒花了三天的工夫，自己用刀刻出来的。几片螺旋桨式的叶片，被风一吹，就“呼呼”直转。在几片叶片的中心，大荒还用刀挖了一个眼儿，风吹进眼儿，就会发出悦耳的哨声。这件礼物当然是送给弟弟的。大荒不止一次幻想过：弟弟用小手举着小风车，他就背着他在荒原上到处乱跑，那风车就快活地不停地在弟弟手中转着，“嚶嚶”地响着，弟弟也就快活地在他背上颠儿着屁股。另一件是个布娃娃，当然是送妹妹的。女孩子家什么也不喜欢，就喜欢布娃娃。布娃娃是她们的命根儿。大荒比谁都清楚。他用妈妈给他买褂子的钱，连来带去跑了一天，在三十里外的一家小商店买下了它。这是个洋娃娃，长着一头金色卷曲的头发，眼睛是蓝的，蓝得很好看。小妹妹还能不喜欢这样的娃娃吗？她抱着这样的娃娃睡觉，一定会睡得很香甜的。

大荒打开箱盖儿，看看风车，又看看布娃娃。他要做哥哥了。他觉得他真幸福。他坐着，就这样把箱子抱在怀里。

妈妈的呻吟声一声比一声高了，一声比一声尖厉了。大荒感觉到妈妈在痛苦中，放下木箱，跑到妈妈的房门口，用焦急、惶惑、茫然、不知所措又害羞的目光望着灯光下的妈妈。

爸爸当他的面说过，妈妈是这个荒原上所有女性里边最漂亮的。大荒相信，因为他长这么大，再没有见过比妈妈更好看的女人了。他喜欢妈妈，他还被妈妈抱在怀里时，最喜欢做的一件事，就是用小手抓妈妈那头柔软漆黑的头发，把它们打开，弄乱，让它们沸沸扬扬地散披在妈妈的肩上。妈妈重重打了他的手。他眼泪未干，又继续去做那件事，做得很认真。妈妈没法儿，只好随他去了。因此，妈妈的头发常是散着的。后来习惯了，也就不梳理它了，就让它这样一年四季散着。反正，在这荒原上也很难见到一个生人。妈妈很温柔，跟彪悍的爸爸正好是个对比。爸爸常放牧去，大荒是在妈妈的一片温柔里长大的。他习惯了妈妈的胳膊、妈妈身上散发出的好闻的气息。不是爸爸把他赶开，他也许现在还和妈妈睡在一张床上。

妈妈在痛苦里，但妈妈更好看。她的头发散乱在枕上，因为汗水的濡湿而格外的黑。她的脸色微微发红，汗珠在她的额头上和鼻尖儿上闪光。她的嘴角微微抽搐，却丝毫不能使妈妈难看。

妈妈见到了大荒，微微笑了笑。

大荒在门槛上坐下，双手抱着膝盖，默默地望着妈妈。他觉得自己背负着重任。

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需要母亲忍受巨大的痛苦。妈妈正在床上受罪，她被阵痛袭击着，柔和端丽的面孔一阵阵抽搐、变形。汗水越流越猛

了，顺着耳根流下去，湿着枕头；喘息声也越来越急促，仿佛那个温馨的婴儿有无穷的力量，在她的腹中调皮地折腾着，想把妈妈彻底搞累。

大荒倒了一碗水，放了一勺又一勺糖，用双手端给妈妈。妈妈用胳膊艰难地支撑起身体，感激地看了一眼大荒，一口气将水喝下。喝得太猛，水从嘴角流了下来。妈妈朝大荒吃力地笑了笑。

大荒又坐回到门槛上默默守候着。

妈妈平静了一阵，又陷入了痛苦。那个弟弟（或妹妹）仿佛在黑暗里困得太久了，急切切地想来到阳光下，来到荒原上，来到大荒的眼前，可是大门却还紧闭着，于是，他（她）就用全身的力气撞击着。看得出，妈妈是兴奋的激动的——她又将有一个孩子了！但这撞击同时给她带来了不可言说的痛苦。随着他（她）撞击的猛烈，妈妈的痛苦也在加剧。她的眼睛一会儿紧紧地闭着，一会儿慢慢地睁开，露出被疼痛的火焰烧得有点儿发红的眼珠。她的手在床上不停地抓摸着，像一个被水淹没的人，在胡乱地抓握什么可以救生的物体。

大荒害怕了：“妈妈……”

妈妈侧过脸来，望着他。

他的眼睛告诉妈妈：妈妈，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？

因为爸爸不在，妈妈似乎也为承受这过于沉重的痛苦而感到气虚。她望着瘦弱、平时因为她的娇惯而显得稚嫩的大荒，眼中闪过一丝疑虑。

大荒感觉到了，心里有点难受，脸臊红了。

妈妈合上眼睛，她暂时因为思虑一个什么重要问题而忘记了痛苦。她的双臂自然地放在身体的两侧，但前额沁出的汗珠已聚集成黄豆粒

大。她好像在为自己刚才向大荒闪过不信任的目光而感到不安和歉疚。

“大荒！”

“妈！”

妈妈睁开眼：“你认识去黑松林的路吗？”

大荒点点头。

“认识那个白头发的老阿婆吗？”

“认识！你说过，你生我的时候，是她把我接出来的。”

“你爸爸不在家……”妈妈说了这样一句没有完的话，却不吱声了。

大荒转身冲向门口，双手用力拉开了茅屋的门——可他定住了。犹豫、恐慌、怯懦，他身上的一切弱点，在他向沉沉的夜空一瞥时统统暴露了出来。他不知害臊地将门关上，然后头也不敢抬地又坐回到门槛上。夜色中的荒原，弥漫着恐怖的力量。它一片安静，由于过于安静，让人觉得它是虚伪的。在它深邃的胸膛里好像潜伏着什么。风吹过时，它就会像一头叫不出名字的巨兽在酣睡中发出鼾声。荒原上的天空，像是正在飘落下来的一张巨网。

大荒对去黑松林的路很清楚。

黑松林离这里十里路，要穿过一片长满荆棘的洼地。那些荆棘像一只只恶鹰的爪子，不是把你的衣服撕破，就是给你的脚底扎上一根根尖刺。过了那片荆棘，是一片泡在水里的乱石滩。那些大大小小的、圆滑滑的、让人觉得刁钻古怪的石头，让行人一个接一个摔跟头，摔得两眼金星迸溅，摔得浑身水淋淋的。再过去，是一片荒野。爸爸说过，那

是一个古战场。在遥远的年代，有两支军队，在那块盐迹斑斑、赤条条的土地上刃战了整整一个白天和整整一个黑夜。第二天，太阳照上来时，已没有一个人是活着了。爸爸说，那里的泥土为什么至今还是红的，是因为它吮吸的血太多了。过了那片荒野才是黑松林，而白发老阿婆住在林子深处。通过那片原始森林只有一条路。林子太老了，杂树丛生，苍翠四合。寂静的林子间总好像游荡着什么精灵，总好像藏着许多神秘的故事。

这不是一个女人，也不是一个小孩的路。

妈妈觉得自己不应该有那样一个奢望而使她的大荒陷入难堪。她亲昵地叫着：“大荒……”

大荒不敢抬头。

“来，搬张凳子，靠着妈妈坐。”

大荒搬来凳子，坐在离妈妈不远的地方。

那个小弟弟（或小妹妹）好像终于愤怒了，不顾一切地折腾开来。新鲜有力的生命在妈妈体内动荡着。妈妈遍体的筋络清晰地在她光滑的皮肤下显现出来，有的地方曲张着，像要爆裂开来；头发散漫，有一绺被妈妈用牙齿紧紧咬啮着。她的手用力抓着身底下的褥子，仿佛要把它抓破。疼痛像巨浪，一阵紧似一阵地朝她猛压过来。妈妈奋挺着，抵抗着，在浪峰下发出苦难但没有一丝悲哀，却带着快感的呻吟。

后来，妈妈晕厥过去了，脸色一片苍白，嘴唇无力地颤动，胳膊垂挂在床边。她的生命仿佛在一个新生命挣扎而出时，在痛苦的深渊里沉沦下去了。

“妈妈……妈妈……”

大荒呼喊着的，摇动着被汗水湿透了衣服的妈妈。

妈妈的力量在恢复，她的手终于深深地抓进棉絮里。她的牙咬破了嘴唇，嘴角挂下一弯鲜红的血。

大荒光光的小胸脯因为波动的呼吸而不住地起伏，被太阳晒黑、赤裸着的屁股，因为汗水的冲洗，像磨光的紫檀木在灯下闪着亮光。

妈妈醒来了。她向大荒微笑着。

大荒从来没有见过妈妈有这样恬静、美丽的微笑。

大荒觉得有一股力量在他还未长结实的身躯里冲撞着、奔突着。他突然转过身，“哗”地再次拉开茅屋的门，回头看了一眼妈妈，然后像一粒子弹射进了黑暗里。

他跑着，呐喊着，让自己的声音成为他的伙伴。他的声响使整个天空都似乎发出轰响。他不停地跑，不停地摔倒，不停地呐喊。

黑松林深处熟睡的居民被猛烈的敲门声惊醒了，灯一盏盏亮起来，人一个个来到白发老阿婆家门口。人们团团围住这个赤身的少年，问他要干什么。他却发不出一丝丝声音。他的喉咙几乎彻底哑了。他急得在地上跳着，用双手狠狠掐着自己的喉咙。他绝望极了，蹲在地上，用两只汗淋淋的拳头“哧通哧通”地狠揍着自己的脑门。

茅屋里，妈妈怎么了呢？

他一手抓住白发老阿婆的胳膊往前拉去，一手指着远方——他们茅屋所在的地方。

“一定出什么事了！”林子里的人说。

“快跑！”

于是，无数的男人和女人组成的人流，在夜空下，随大荒迤逦而去，纷沓的足声震荡着黑色的荒原。

见到茅屋的灯光时，大荒甩开这支盲目的队伍，以令人震惊的速度扑向茅屋……

远远地，茅屋向荒原发出一个婴儿清脆的啼哭声……

大荒的眼泪纷纷洒落下来。

荒原的尽头，正被霞光染红。

茅屋门口，站着爸爸。

他跑到爸爸面前，然后转过身去，用手指了指那支由他领来的队伍。

爸爸朝那些人摇了摇手，然后把手放在他的肩上，搂着他朝茅屋走去。“爸爸扔了那些马，是从洪水里游过来的。”爸爸用的是对兄弟说话那样的口吻。

茅屋里，婴儿在生动有力地啼哭着。

“是弟弟还是妹妹？”

“一个弟弟，一个妹妹。”

大荒停住了，仔细去听——两个婴儿在一起啼哭着。

他挥着双拳，“嗷嗷”叫着，朝茅屋冲去……

城边有家小酒店

▶▶▶ 文/曹文轩

出城东门，往左走，老城墙脚下有家小酒店。小酒店的主人叫草菊。她还带一个弟弟，叫毛毛。姐十七，弟十五，两人把小酒店经营得蛮好。客人若不嫌弃，肯光临小酒店，姐弟俩就会手脚不停地伺候他，保证让他满意，最后叫他喝得满脸红光，血液流通，经络舒畅，直觉得浑身轻飘如烟斗里飘出的一缕淡烟，离开了这个闹嚷的尘世，悠悠地，飘进蓝天白云天国中去了。



经营这个小酒店当然不容易。要不是家中贫寒得板凳只剩三条腿，说什么姐弟俩也不会到这城边上开这个小酒店。

妈妈生毛毛时，月子里落下病，终年卧床不起。爸爸倒是有心过好